



中 外 名 人 丛 书

霍 去 病

刘 慧 军

晨 光 出 版 社



中 外 名 人 丛 书

霍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刘慧章

晨 光 出 版 社

策 划 刘卫华
监 制 崔寒韦
责任编辑 李香明
责任校对 刘 洁
装帧设计 凌 波
插 图 华均绥 冯梁柏

中外名人丛书

霍去病

刘慧军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40 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 7—5414—1498—0/G·1218

定价: 6.7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由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尹世霖主编，约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著名学者写作的《中外名人丛书》共二十本付梓问世。其宗旨是：期望通过这套能为青少年乐于、易于接受的传记形式的丛书，对青少年读者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立志成才，为祖国、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体现这个宗旨，编委会和作者经过反复慎重考虑，选出中外名人二十名，作为写作对象，采用传记形式，融入演义手法；每本只写一人。其中有总统、将军、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奴隶起义领袖等。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些人物，除了他们都有巨大成就和功绩之外，有的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失败（比如：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斯巴达克领导奴隶大起义的失败，以及秦始皇的焚书，成吉思汗的屠城等）。作者对他们的褒贬都持以公允的态度。读者可取其精华，着重从他们的成就和功绩方面去学习体会，并可从他们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为了体现这个宗旨，编委会和作者下决心把这套丛书写出特点：1. 尊重史实，大事不虚，发挥想象，小事不拘，血肉丰满，可读有趣；2. 文笔流畅，通俗，写法贴近演义小说。总之，是力求符合鲁迅先生早年说的给青少年的读物要“有益”、“有味”，这就是思想性、教育性和艺术性、趣味性、可读性的统一。我很赞赏这种融演义手法于传记小说中的特点。

为了体现这个宗旨，编委会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思考，集思广益，精心设计；作者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不惜花费心血和精力，勤奋地写作，使书稿早日完成。他们的精神实在可嘉。

主编约我为之写序，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和业余儿童文学作者，得知这套丛书创作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兴奋和欣慰。我为我们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将得到这样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而庆幸和高兴！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了这篇简短的序言，表示对这套丛书的创作与问世由衷的贺忱。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套丛书出版后，广大青少年朋友能把它作为自己喜爱的益友；广大的教师、家长能把它作为指导学生，辅导自己孩子学习的得力助手；广大的教育界有关人士能把它作为进行教育科研的重要参考书。

陈作黎

1997年4月28日

目 录

去病降生	(1)
卫氏发迹	(19)
塞上之行	(34)
剽姚校尉	(51)
一鸣惊人	(65)
弱冠统帅	(81)
再度西征	(102)
踏破祁连	(122)
平阳认父	(138)
河西受降	(158)
无以家为	(177)
封狼居胥	(192)
骠骑归天	(212)

去病降生

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空气似乎异乎寻常地沉闷、压抑。空中，彤云密布，沉重如铅，向着平阳城、向着茫茫大地压了下来。不堪重负的天空摇摇欲坠。浓稠的阴云滚动着，翻搅着，偶尔被撕开一道缝隙，露出惨亮的天空。起风了，凛冽、狂怒的寒风席卷大地，把干黄枯焦的残枝败叶一扫而起，抛出天外。大地震颤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落下来了。

一骑快马如飞般驰进城门。鞭声响亮，马蹄急促，蹬得身后一片雪尘。街上寥落的行人都驻足而望。

骑者是一个年轻人，身穿青衣，背上背着一个黄绫包裹。他伏在马鞍上，一鞭紧似一鞭地抽打着坐骑。迎着呼啸的寒风，飞扬的大雪，他的额头却淌着串串汗珠。雪，到处都是雪，白茫茫的一片。他不顾一切地奔驰着，黑眉紧皱在一起，颇为俊秀的双眼里隐隐含着泪花。他那原本白皙的面孔变得极度苍白，牙齿狠狠咬着下唇，直咬得棱角分明的嘴唇失去了血色。

富丽幽深的平阳侯府，静悄悄地笼上了一层白色。这是平阳侯曹寿的府第。这位开国元勋曹参的曾孙，依仗曾祖的威名，又娶了武帝长姐阳信长公主^①，便越发飞黄腾达了。但今天，他却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房中。

一个穿着粗布短袄的老婆子战战兢兢地推门进来，先诚惶诚恐地叩了个头，待曹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才小心翼翼地：“老爷叫老婆子来，有何吩咐？”

曹寿半睁开眼睛，低声问：“生了吗？”

老婆子浑身颤抖地回答：“还……还没有。”

曹寿仍是闭着眼睛说：“你去传我的话，若生的是个女娃，眉目尚算端正的话，就送到教坊去学歌舞。早点儿学也好早点儿有出息，将来若有机会送进皇宫，博皇上一笑，也是咱们府上的福气。若是个男娃最好，府上刚好缺一个牧羊娃，省得再去买了。听说这孩子还不足月？等生下来先让我看看，若是体弱多病，不好养活，干脆掐死算了。咱们府上可不养这种白吃饭的奴才。”

老婆子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又叩了个头，慌慌张张爬起来退了出去。

她一路上嘴里念念叨叨，匆匆向后院走去。突然，不知从何处猛地跃出一个彪形大汉，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老婆子几乎坐倒在地，干张了张嘴，却吓得连喊叫也不会了。

那大汉不由分说，一把把她拖到僻静处，压低声音急急地问：“老妈妈，我二姐生了吗？有危险吗？……你倒是说话呀！”

老婆子定了定神，这才认出这大汉正是阳信长公主的骑奴卫青。其实卫青本不姓卫。其母姓名不可考，因为丈夫姓卫，故称卫媼。她是平阳侯府的使女，生子1人，女3人。这3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是卫君孺、卫少儿、卫子

夫。卫青是卫媼与平阳县吏郑季私通所生，所以应该姓郑。但卫青自出世以来，饱受郑家的白眼与欺凌，一怒之下他与郑家断绝了关系，冒姓卫氏，自己取字为仲卿。艰苦中成长起来的卫青，身材高大，力大无穷，被阳信长公主看中，做了骑奴。公主出行，他就跨马随行。

老婆子认出是卫青，这才镇定下来，悄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小心长公主发现！”

卫青摇头说：“不怕，我马上就走。我二姐怎么样了？还没生吗？”

老婆子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是啊，这小家伙死活就是生不下来。按说今天还不到日子，生早了。这孩子，恐怕落地也不好活哟！”

卫青粗大的眉毛皱紧了：“只要能平安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都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他又问：“怎么，他还没回来吗？”

“你问的是霍仲孺？老爷早把他支走出远差了，这几天内怕是回不来了。”

卫青低声问：“刚才老爷把你叫去说了些什么？他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怎么样？”

老婆子颤抖了一下，左右看了看，叹着气说：“希望老天爷保佑，让你二姐生个女娃吧。你家姊妹3个，一个比一个俊俏，这女娃子生下来也一定眉眼端正。老爷和长公主都指望她将来能进宫受宠，想必亏待不了她，若不幸生个男娃……”

卫青急着追问：“生个男娃又怎么样？”

老婆子摇了摇头，说：“这孩子还不足月，比不得你，人高马大的，长公主一见就喜欢。你想想，府里怎么会愿意养活一个体弱多病不干活的家生奴才呢？唉，还是求老天保佑，生个女娃吧。这年头，倒是女娃比男娃金贵呢。我得去看看少儿了，怕是要生了。”说完，她一颠一颠地走了。

卫青仍然站着没动，仰头望了望沉重的天空。大雪纷纷扬扬地飘洒着。

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和他一样似乎不该出生的生命，卫青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依稀感觉到，他与他也许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

突然，从后院一间低矮的小房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哭声并不很响亮，甚至有些气力不足，然而脚下的大地却闻声一颤。它也许预感到了，这个在风雪中出世的不该出世的生命，将在它身上踏出一行行辉天映日的巨迹，将在它记忆里刻下深深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它为此而战栗。

卫青霍然双眉舒展，兴奋地一拳砸在树上，震得树身一阵乱抖。却未等他的笑容完全展开，忽听一声吆喝：

“平阳公主驾到！”

接着，一群侍女簇拥着衣着雍容的平阳公主走进了后院。

这平阳公主，便是阳信长公主，因为丈夫曹寿被封为平阳侯，她随夫封号，一般也称为平阳公主。她是今年刚刚登基的汉武帝刘彻的长姐。平阳公主今年 20 出头，正

当青春妙龄，只不过今天一脸怒气，使姣好的面容扭曲了。卫少儿是她比较喜欢的婢女，经她调教得颇有大家风度。平阳公主早有想法，打算在朝中择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官吏，把少儿许配给他，这样就轻而易举地为自家收罗到一个心腹。他将来发达了，自然少不了平阳侯府的好处。卫家长女卫君孺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下出嫁的，如今她的丈夫公孙贺已经是太子舍人了。可是，还没等主人为她择定佳婿，卫少儿就已与在府中做事的小吏霍仲孺有了私情，今天连孩子也要生下来了。平阳公主的计划被打乱了，怎么能不生气呢？她倒要来看看这个不合时宜的小畜牲长了几个脑袋。

身后的侍婢中，有一个人深深地低着头，只顾跌跌撞撞地随着队伍走。她就是卫家三女卫子夫。兄弟姐妹一大家人，都是平阳侯府的奴仆，而且世世代代都是奴仆。这个还没出生的外甥，也逃不脱这个命运。主人家一句话，就可以要了他的命。今天公主看上去不大高兴，只怕这孩子要凶多吉少了。她在暗暗咬牙。她恨，恨什么？恨自己无能。二姐卫少儿性情温良，真正与世无争。异父弟卫青身为骑奴，干的是粗活，何时才能熬到出人头地？若要卫家不世世代代永远做人家的奴才，只有靠她自己了，一个艳名远播，色艺双绝的歌女。

但是今天，这个不幸的小生命呀，姨母无法保全你的小性命了！

卫子夫心中一阵绞痛，发狠地把银牙咬紧，把泪水又咽了回去。

平阳公主急步匆匆进了后院，丫鬟、仆妇、老妈子慌慌张张在廊下的雪地里跪了一大片。

平阳公主站住脚，拉开帷帽上的面纱，怒气冲冲地问：“那小畜牲生下来了没有？是男是女？”

跪在她脚下的老婆子嘴唇哆嗦着说：“回、回公主的话，生了，生下来了，是……是个男孩。”

“哼哼！”平阳公主冷笑一声，“霍仲孺倒真是好福气呀，要恭喜他了！孩子在哪儿？”

“在少儿房里。”这句话是老婆子身后一个仆妇代为回答的。

平阳公主又是一阵冷笑，不再说话，拎起裙子直奔卫少儿的卧房，奔向那婴儿哇哇的啼哭声。

无边无际的大雪仍在不停地下着，狂风卷着雪花，漫天狂舞。

这时，平阳侯府外一声马嘶。那穿青衣的人不等马停稳，便一纵身从马上跳了下来，随手把马缰绳往空中一抛，便不再理会那跑得浑身是汗的坐骑了。他一头冲进府门，仓促间几乎在门槛上绊倒。

迎面一人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霍仲孺，你干得好事！”

霍仲孺狂怒地用力一甩：“你给我闪开！”竟把对方甩了一个跟头。那人仰坐在地上半晌，惊得忘记了站起来。这个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吏，今天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

霍仲孺甩倒来人，疾步如飞直奔后院。他胸膛中一把

大火正在熊熊燃烧，把他周身的血液烧得沸腾起来。

迎面又是两个身高体壮的家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霍仲孺，站住！”

霍仲孺站住了：“干什么？”

“老爷有话，叫你马上去他房里回话。”

霍仲孺一把扯下背上的黄绫包裹：“你去告诉老爷，我霍仲孺没有耽搁他的事。你们把这个交给他就是了。我星夜往回赶，你们也知道是为了什么。赶快闪开！过后我自会去见老爷！接着！”

他扬手把包裹扔了过去。趁那人伸手去接的工夫，霍仲孺直冲了过去。不料另一个人手疾眼快，一把扯住了他的后襟。

霍仲孺回过头来，胸中灼热的烈火已把他的双眼烧得炽红可怕。他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别把我逼急了！”

那粗壮的家人是动了侧隐之心，还是被霍仲孺的狂怒吓了一跳？他的手一颤，微微松开了。霍仲孺头也不回地直奔后院。

隐隐已能听到从后院传来的婴儿啼哭声，声声撕咬着年轻父亲的心。霍仲孺奔跑得几乎疯狂了。

然而，后院门口十多个武士支起雪亮的刀戟，又无情地拦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个武士横戟逼向他说：“霍仲孺，公主有令，不许放你进去。再敢靠近，立斩不饶……你还是赶快走吧，我们也不想杀你。”

霍仲孺不但没有后退，反而迎着明晃晃的戟刃又跨前

了一步：“多谢几位的好意，但今天，我非要进这个门不可，死也要进！”说着，他双手用力分开面前交叉的刀戟，就要往里闯。一个武士急了，挥刀向他拦腰斩去。

“哎呀！”一声大叫，那武士的刀脱了手，直飞向半空。在惊愕的众人面前，出现了一个魁梧的大汉。他踢飞了武士的刀，一把抓起霍仲孺的手：“跟我走！”

清醒过来的武士大叫一声：“卫青，这可是公主的命令，你不要命了？”

卫青横眉暴目，怒吼着：“你们难道没长着人心吗？放他进去！公主怪罪下来，你们就说是我干的！天塌下来有我卫青一人顶着！闪开！”

武士们被震慑住了。一来，因为卫青身强力壮，打起来恐怕要吃亏；二来，也因为这卫青不知何故特别受平阳公主青睐，得罪不了他。众人或情愿或不情愿地都闪开了。

刚刚落地的男婴在哇哇大哭着，越哭越惨，直哭得气短声噎，嗓音嘶哑。

平阳公主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走出了低矮的小房。身后又传来一个女人凄惨的哭声。产后极度虚弱的卫少儿挣脱开那些拉扯拦阻她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出房间，扑倒在雪地里，双手紧紧抱住平阳公主的脚，痛哭着，哀求着：“公主，我求求你，把孩子还给我吧！公主，让我尽心尽力地养他，他会壮实起来的，用不了多久就会为府上效力的。公主，我保证，他一定什么都会干，他会有用的！侯府这么大，何必在乎多赏他一口饭？他大小也是条性命呀！求公主让他活下去吧！”



平阳公主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她脸色铁青，低下头冷冷地说：“你别哭了，快起来，回屋好好歇着，小心冻出病来。你是贵夫人的命，身子骨很值钱的。这小崽子算什么东西？听我的话，快起来。我会为你择一个佳婿，岂不比那个穷酸霍仲孺强？”

卫少儿还是死死抱住平阳公主的双脚不放：“公主，我知道，他对你来说还不如一根稻草，一粒尘土。可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心肝，我的一切呀！求公主做做好事，放过他吧！说不定，说不定将来……”

平阳公主一听，竖起了眉毛：“说不定什么？难道我还会指望将来沾这个小崽子什么光吗？可笑！别忘了，你们卫家世代代、里里外外都是平阳侯府的奴才，生死存活都由我说了算。难道今日我却做不了主了？我偏留不得他！”

她狠狠一咬牙，双手把小小的婴儿抛向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婴儿哇的一声，发出了惨绝的哭声。

卫少儿睁大了绝望的双眼，眼看襁褓中的婴儿啼哭着，重重地落向冰冷的雪地，她“啊”地尖叫了一声，挣扎着向前一扑，又摔倒了。

就在婴儿马上就要落地的一刹那，突然，一道青影腾空而起，扑了过去，将那哇哇啼哭的婴儿抱住了。那青衣人也随即摔倒在地。他滚了满身雪尘，却把婴儿紧紧搂抱在怀里。

卫少儿被仆妇们搀扶着站了起来。她的目光中迸出几点火花，叫了一声：“仲孺！”

霍仲孺眼里闪着泪花，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站了起来，也叫了一声：“少儿！”

“仲孺，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个男孩，男孩呀，仲孺！”卫少儿掠开额前的乱发，苍白的面颊上绽开了凄凉然而却是极美的微笑。

霍仲孺抱着孩子向卫少儿走来。

“站住！”平阳公主大喝一声，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霍仲孺，你马上给我滚！滚！”

霍仲孺没有动，双臂把孩子搂得更紧了。婴儿也许感到了父亲身上暖人的体温，低弱的啼哭声停止了。

平阳公主越发暴怒了：“霍仲孺！我是看你忠厚老实，才特意调你入府当差，准你出入前后各院。不料你忘恩负义，胆大包天，竟敢勾引我府中的侍女！”

“公主！”霍仲孺抬起头说，“千不该万不该，是我一人的错，要杀要剐随你处置！少儿没有错，这孩子也没有错！”说到这里，他忽然单膝跪倒：“求公主把少儿许配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待她。今后府上有什么差遣，我霍仲孺一定万死不辞，以报公主成全之恩！”

平阳公主忽然大笑起来：“把少儿许配给你？亏你说得出口！你知道我为少儿安排了怎样的前程吗？她应该嫁给在朝的达官显贵，做一个贵夫人，将来为平阳侯府添些光彩，就像她大姐卫君孺一样，也不枉我几年来对她的调教。你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文吏，我把少儿嫁给你，你能回报我什么？一个这样瘦小的小奴才吗？别痴心妄想了，赶快放下孩子，给我滚！”